# 理水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奔月

理水
作者：魯迅　1935年

采薇

本作品收錄於《故事新編》

版本信息

一

這時候是“湯湯洪水方割，浩浩懷山襄陵”；舜爺的百姓，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頂上，有的捆在樹頂，有的坐著木排，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，從岸上看起來，很富於詩趣。

遠地裏的消息，是從木排上傳過來的。大家終於知道鯀大人因為治了九整年的水，什麼效驗也沒有，上頭龍心震怒，把他充軍到羽山去了，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，乳名叫作阿禹。

災荒得久了，大學早已解散，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，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沌沌。只在文化山上，還聚集著許多學者，他們的食糧，是都從奇肱國用飛車運來的，因此不怕缺乏，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。然而他們裏面，大抵是反對禹的，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禹。

每月一次，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發響，愈響愈厲害，飛車看得清楚了，車上插一張旗，畫著一個黃圓圈在發毫光。離地五尺，就掛下幾隻籃子來，別人可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，只聽得上下在講話：

“古貌林！”

“好杜有圖！”

“古魯幾哩……”

“O．K！”

飛車向奇肱國疾飛而去，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，學者們也靜悄悄，這是大家在吃飯。獨有山周圍的水波，撞著石頭，不住的澎湃的在發響。午覺醒來，精神百倍，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。

“禹來治水，一定不成功，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，”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。“我曾經蒐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，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，得到一個結論：閻人的子孫都是閻人，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——這就叫作‘遺傳’。所以，鯀不成功，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，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！”

“O．K！”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。

“不過您要想想咱們的太上皇，”別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道。

“他先前雖然有些‘頑’，現在可是改好了。倘是愚人，就永遠不會改好……”

“O．K！”

“這這些些都是費話，”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，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。“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。其實並沒有所謂禹，‘禹’是一條蟲，蟲蟲會治水的嗎？我看鯀也沒有的，‘鯀’是一條魚，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？”他說到這裡，把兩腳一蹬，顯得非常用勁。

“不過鯀卻的確是有的，七年以前，我還親眼看見他到昆侖山腳下去賞梅花的。”

“那麼，他的名字弄錯了，他大概不叫‘鯀’，他的名字應該叫‘人’！至於禹，那可一定是一條蟲，我有許多證據，可以證明他的烏有，叫大家來公評……”

於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，摸出削刀，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，用吃剩的麵包末屑和水研成漿，調了炭粉，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，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。但是凡有要看的人，得拿出十片嫩榆葉，如果住在木排上，就改給一貝殼鮮水苔。

橫豎到處都是水，獵也不能打，地也不能種，只要還活著，所有的是閒工夫，來看的人倒也很不少。松樹下挨擠了三天，到處都發出歎息的聲音，有的是佩服，有的是皮勞。但到第四天的正午，一個鄉下人終於說話了，這時那學者正在吃炒麵。

“人裡面，是有叫作阿禹的，”鄉下人說。“況且‘禹’也不是蟲，這是我們鄉下人的簡筆字，老爺們都寫作‘禺’，是大猴子……”

“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嗎？……”學者跳起來了，連忙嚥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面，鼻子紅到發紫，吆喝道。

“有的呀，連叫阿狗阿貓的也有。”

“鳥頭先生，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，”拿拄杖的學者放下麵包，攔在中間，說。“鄉下人都是愚人。拿你的家譜來，”他又轉向鄉下人，大聲道，“我一定會發見你的上代都是愚人……”

“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……”

“呸，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，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！”

“不過這這也用不著家譜，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。”鳥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。“先前，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，那些信我都帶在這裡……”

“不不，那可應該查家譜……”

“但是我竟沒有家譜，”那“愚人”說。“現在又是這麼的人荒馬亂，交通不方便，要等您的朋友們來信贊成，當作證據，真也比螺螄殼裡做道場還難。證據就在眼前：您叫鳥頭先生，莫非真的是一個鳥兒的頭，並不是人嗎？”

“哼！”鳥頭先生氣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。“你竟這樣的侮辱我！說我不是人！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裡去法律解決！如果我真的不是人，我情願大辟——就是殺頭呀，你懂了沒有？要不然，你是應該反坐的。你等著罷，不要動，等我吃完了炒麵。”

“先生，”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，“您是學者，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，別人也要肚子餓的。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卻和聰明人的一樣：也要餓。真是對不起得很，我要撈青苔去了，等您上了呈子之後，我再來投案罷。”於是他跳上木排，拿起網兜，撈著水草，泛泛的遠開去了。看客也漸漸的走散，鳥頭先生就紅著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麵，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。

然而“禹”究竟是一條蟲，還是一個人呢，卻仍然是一個大疑問。

## 二

禹也真好像是一條蟲。

大半年過去了，奇肱國的飛車已經來過八回，讀過松樹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，十個裡面有九個生了腳氣病，治水的新官卻還沒有消息。直到第十回飛車來過之後，這才傳來了新聞，說禹是確有這麼一個人的，正是鯀的兒子，也確是簡放了水利大臣，三年之前，已從冀州啟節，不久就要到這裡了。

大家略有一點興奮，但又很淡漠，不大相信，因為這一類不甚可靠的傳聞，是誰都聽得耳朵起繭了的。

然而這一回卻又像消息很可靠，十多天之後，幾乎誰都說大臣的確要到了，因為有人出去撈浮草，親眼看見過官船；他還指著頭上一塊烏青的疙瘩，說是為了迴避得太慢一點了，吃了一下官兵的飛石：這就是大臣確已到來的證據。這人從此就很有名，也很忙碌，

大家都爭先恐後的來看他頭上的疙瘩，幾乎把木排踏沉；後來還經學者們召了他去，細心研究，決定了他的疙瘩確是真疙瘩，於是使鳥頭先生也不能再執成見，只好把考據學讓給別人，自己另去蒐集民間的曲子了。

一大陣獨木大舟的到來，是在頭上打出疙瘩的大約二十多天之後，每隻船上，有二十名官兵打槳，三十名官兵持矛，前後都是旗幟；剛靠山頂，紳士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，過了大半天，這才從最大的船裡，有兩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，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著，和迎接的人們一同到最高巔的石屋裡去了。

大家在水陸兩面，探頭探腦的悉心打聽，才明白原來那兩位只是考察的專員，卻並非禹自己。

大員坐在石屋的中央，吃過麵包，就開始考察。

“災情倒並不算重，糧食也還可敷衍，”一位學者們的代表，苗民言語學專家說。“麵包是每月會從半空中掉下來的；魚也不缺，雖然未免有些泥土氣，可是很肥，大人。至於那些下民，他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，他們‘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’，——就是並不勞心，原只要吃這些就夠。我們也嘗過了，味道倒並不壞，特別得很……”

“況且，”別一位研究《神農本草》的學者搶著說，“榆葉裡面是含有維他命W的；海苔裡有碘質，可醫瘰疬病，兩樣都極合於衛生。”

“O．K！”又一個學者說。大員們瞪了他一眼。

“飲料呢，”那《神農本草》學者接下去道，“他們要多少有多少，一萬代也喝不完。可惜含一點黃土，飲用之前，應該蒸餾一下的。敝人指導過許多次了，然而他們冥頑不靈，絕對的不肯照辦，於是弄出數不清的病人來……”

“就是洪水，也還不是他們弄出來的嗎？”一位五綹長須，身穿醬色長袍的紳士又搶著說。“水還沒來的時候，他們懶著不肯填，洪水來了的時候，他們又懶著不肯戽……”

“是之謂失其性靈，”坐在後一排，八字鬍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學家笑道。“吾嘗登帕米爾之原，天風浩然，梅花開矣，白雲飛矣，金價漲矣，耗子眠矣，見一少年，口銜雪茄，

面有蚩尤氏之霧……哈哈哈！沒有法子……”

“O．K！”

這樣的談了小半天。大員們都十分用心的聽著，臨末是叫他們合擬一個公呈，最好還有一種條陳，瀝述著善後的方法。

於是大員們下船去了。第二天，說是因為路上勞頓，不辦公，也不見客；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峰上賞偃蓋古松，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後釣黃鱔，一直玩到黃昏。第四天，說是因為考察勞頓了，不辦公，也不見客；第五天的午後，就傳見下民的代表。

下民的代表，是四天以前就在開始推舉的，然而誰也不肯去，說是一向沒有見過官。於是大多數就推定了頭有疙瘩的那一個，以為他曾有見過官的經驗。已經平復下去的疙瘩，這時忽然針刺似的痛起來了，他就哭著一口咬定：做代表，毋寧死！大家把他圍起來，連日連夜的責以大義，說他不顧公益，是利己的個人主義者，將為華夏所不容；激烈點的，還至於捏起拳頭，伸在他的鼻子跟前，要他負這回的水災的責任。他渴睡得要命，心想與其逼死在木排上，還不如冒險去做公益的犧牲，便下了絕大的決心，到第四天，答應了。

大家就都稱贊他，但幾個勇士，卻又有些妒忌。

就是這第五天的早晨，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來，站在岸上聽呼喚。果然，大員們呼喚了。他兩腿立刻發抖，然而又立刻下了絕大的決心，決心之後，就又打了兩個大呵欠，腫著眼眶，自己覺得好像腳不點地，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了。

奇怪得很，持矛的官兵，虎皮的武士，都沒有打罵他，一直放進了中艙。艙裡鋪著熊皮，豹皮，還掛著幾副弩箭，擺著許多瓶罐，弄得他眼花繚亂。定神一看，才看見在上面，就是自己的對面，坐著兩位胖大的官員。什麼相貌，他不敢看清楚。

“你是百姓的代表嗎？”大員中的一個問道。

“他們叫我上來的。”他眼睛看著鋪在艙底上的豹皮的艾葉一般的花紋，回答說。

“你們怎麼樣？”

“……”他不懂意思，沒有答。

“你們過得還好麼？”

“託大人的鴻福，還好……”他又想了一想，低低的說道，“敷敷衍衍……混混……”

“吃的呢？”

“有，葉子呀，水苔呀……”

“都還吃得來嗎？”

“吃得來的。我們是什麼都弄慣了的，吃得來的。只有些小畜生還要嚷，人心在壞下去哩，媽的，我們就揍他。”

大人們笑起來了，有一個對別一個說道：“這傢伙倒老實。”

這傢伙一聽到稱贊，非常高興，膽子也大了，滔滔的講述道：

“我們總有法子想。比如水苔，頂好是做滑溜翡翠湯，榆葉就做一品當朝羹。剝樹皮不可剝光，要留下一道，那麼，明年春天樹枝梢還是長葉子，有收成。如果託大人的福，釣到了黃鱔……”

然而大人好像不大愛聽了，有一位也接連打了兩個大呵欠，打斷他的講演道：“你們還是合具一個公呈來罷，最好是還帶一個貢獻善後方法的條陳。”

“我們可是誰也不會寫……”他惴惴的說。

“你們不識字嗎？這真叫作不求上進！沒有法子，把你們吃的東西揀一份來就是！”

他又恐懼又高興的退了出來，摸一摸疙瘩疤，立刻把大人的吩咐傳給岸上，樹上和排上

的居民，並且大聲叮囑道：“這是送到上頭去的呵！要做得乾淨，細致，體面呀！……”

所有居民就同時忙碌起來，洗葉子，切樹皮，撈青苔，亂作一團。他自己是鋸木版，來做進呈的盒子。有兩片磨得特別光，連夜跑到山頂上請學者去寫字，一片是做盒子蓋的，求寫“壽山福海”，一片是給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額，以志榮幸的，求寫“老實堂”。但學者卻只肯寫了“壽山福海”的一塊。

## 三

當兩位大員回到京都的時候，別的考察員也大抵陸續回來了，只有禹還在外。他們在家裡休息了幾天，水利局的同事們就在局里大排筵宴，替他們接風，份子分福祿壽三種，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貝殼。這一天真是車水馬龍，不到黃昏時候，主客就全都到齊了，院子裡卻已經點起庭燎來，鼎中的牛肉香，一直透到門外虎賁的鼻子跟前，大家就一齊嚥口水。酒過三巡，大員們就講了一些水鄉沿途的風景，蘆花似雪，泥水如金，黃鱔膏腴，青苔滑溜……等等。微醺之後，才取出大家採集了來的民食來，都裝著細巧的木匣子，蓋上寫著文字，有的是伏羲八卦體，有的是倉頡鬼哭體，大家就先來賞鑒這些字，爭論得幾乎打架之後，才決定以寫著“國泰民安”的一塊為第一，因為不但文字質樸難識，有上古淳厚之風，而且立言也很得體，可以宣付史館的。

評定了中國特有的藝術之後，文化問題總算告一段落，於是來考察盒子的內容了：大家一致稱贊著餅樣的精巧。然而大約酒也喝得太多了，便議論紛紛：有的咬一口松皮餅，極口歎賞它的清香，說自己明天就要掛冠歸隱，去享這樣的清福；咬了柏葉糕的，卻道質粗味苦，傷了他的舌頭，要這樣與下民共患難，可見為君難，為臣亦不易。有幾個又撲上去，想搶下他們咬過的糕餅來，說不久就要開展覽會募捐，這些都得去陳列，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觀的。

局外面也起了一陣喧嚷。一群乞丐似的大漢，面目黧黑，衣服奇舊，竟沖破了斷絕交通的界線，闖到局裡來了。衛兵們大喝一聲，連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，擋住他們的去路。

“什麼？——看明白！”當頭是一條瘦長的莽漢，粗手粗腳的，怔了一下，大聲說。

衛兵們在昏黃中定睛一看，就恭恭敬敬的立正，舉戈，放他們進去了，只攔住了氣喘吁籲的從後面追來的一個身穿深藍土布袍子，手抱孩子的婦女。

“怎麼？你們不認識我了嗎？”她用拳頭揩著額上的汗，詫異的問。

“禹太太，我們怎會不認識您家呢？”

“那麼，為什麼不放我進去的？”

“禹太太，這個年頭兒，不大好，從今年起，要端風俗而正人心，男女有別了。現在那一個衙門裡也不放娘兒們進去，不但這裡，不但您。這是上頭的命令，怪不著我們的。”

禹太太呆了一會，就把雙眉一揚，一面回轉身，一面嚷叫道：

“這殺千刀的！奔什麼喪！走過自家的門口，看也不進來看一下，就奔你的喪！做官做官，做官有什麼好處，仔細像你的老子，做到充軍，還掉在池子裡變大忘八！這沒良心的殺千刀！……”

這時候，局裡的大廳上也早發生了擾亂。大家一望見一群莽漢們奔來，紛紛都想躲避，但看不見耀眼的兵器，就又硬著頭皮，定睛去看。奔來的也臨近了，頭一個雖然面貌黑瘦，但從神情上，也就認識他正是禹；其餘的自然是他的隨員。

這一嚇，把大家的酒意都嚇退了，沙沙的一陣衣裳聲，立刻都退在下面。禹便一徑跨到席上，在上面坐下，大約是大模大樣，或者生了鶴膝風罷，並不屈膝而坐，卻伸開了兩腳，把大腳底對著大員們，又不穿襪子，滿腳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繭。隨員們就分坐在他的左右。

“大人是今天回京的？”一位大膽的屬員，膝行而前了一點，恭敬的問。

“你們坐近一點來！”禹不答他的詢問，只對大家說。“查的怎麼樣？”

大員們一面膝行而前，一面面面相覷，列坐在殘筵的下面，看見咬過的松皮餅和啃光的

牛骨頭。非常不自在——卻又不敢叫膳夫來收去。

“稟大人，”一位大員終於說。“倒還像個樣子——印象甚佳。松皮水草，出產不少；飲料呢，那可豐富得很。百姓都很老實，他們是過慣了的。稟大人，他們都是以善於吃苦，馳名世界的人們。”

“卑職可是已經擬好了募捐的計劃，”又一位大員說。“準備開一個奇異食品展覽會，另請女隗小姐來做時裝表演。只賣票，並且聲明會裡不再募捐，那麼，來看的可以多一點。”

“這很好。”禹說著，向他彎一彎腰。

“不過第一要緊的是趕快派一批大木筏去，把學者們接上高原來。”第三位大員說，“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國，使他們知道我們的尊崇文化，接濟也只要每月送到這邊來就好。學者們有一個公呈在這裡，說的倒也很有意思，他們以為文化是一國的命脈，學者是文化的靈魂，只要文化存在，華夏也就存在，別的一切，倒還在其次……”

“他們以為華夏的人口太多了，”第一位大員道，“減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。況且那些不過是愚民，那喜怒哀樂，也決沒有智者所玩想的那麼精微的。知人論事，第一要憑主觀。例如莎士比亞……”

“放他媽的屁！”禹心裡想，但嘴上卻大聲的說道：“我經過查考，知道先前的方法：‘湮’，確是錯誤了。以後應該用‘導’！不知道諸位的意見怎麼樣？”

靜得好像墳山；大員們的臉上也顯出死色，許多人還覺得自己生了病，明天恐怕要請病假了。

“這是蚩尤的法子！”一個勇敢的青年官員悄悄的憤激著。

“卑職的愚見，竊以為大人是似乎應該收回成命的。”一位白須白髮的大員，這時覺得天下興亡，系在他的嘴上了，便把心一橫，置死生於度外，堅決的抗議道：“湮是老大人的成法。‘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’——老大人升天還不到三年。”

禹一聲也不響。

“況且老大人化過多少心力呢。借了上帝的息壤，來湮洪水，雖然觸了上帝的惱怒，洪水的深度可也淺了一點了。這似乎還是照例的治下去。”另一位花白鬚髮的大員說，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兒子。

禹一聲也不響。

“我看大人還不如‘幹父之蠱’，”一位胖大官員看得禹不作聲，以為他就要折服了，便帶些輕薄的大聲說，不過臉上還流出著一層油汗。“照著家法，挽回家聲。大人大約未必知道人們在怎麼講說老大人罷……”

“要而言之，‘湮’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好法子，”白鬚髮的老官恐怕胖子鬧出岔子來，就搶著說道。“別的種種，所謂‘摩登’者也，昔者蚩尤氏就壞在這一點上。”

禹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的。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，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鱉，也有人說我在求名，圖利。說就是了。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，徵了百姓的意見，已經看透實情，打定主意，無論如何，非‘導’不可！這些同事，也都和我同意的。”

他舉手向兩旁一指。白鬚髮的，花鬚髮的，小白臉的，胖而流著油汗的，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，跟著他的指頭看過去，只見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，不動，不言，不笑，像鐵鑄的一樣。

四

禹爺走後，時光也過得真快，不知不覺間，京師的景況日見其繁盛了。首先是闊人們有些穿了繭綢袍，後來就看見大水果舖裡賣著橘子和柚子，大綢緞店裡掛著華絲葛；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醬油，清燉魚翅，涼拌海參；再後來他們竟有熊皮褥子狐皮褂，那太太也戴上赤金耳環銀手鐲了。

只要站在大門口，也總有什麼新鮮的物事看：今天來一車竹箭，明天來一批松板，有時抬過了做假山的怪石，有時提過了做魚生的鮮魚；有時是一大群一尺二寸長的大烏龜，都縮了頭裝著竹籠，載在車子上，拉向皇城那面去。

“媽媽，你瞧呀，好大的烏龜！”孩子們一看見，就嚷起來，跑上去，圍住了車子。

“小鬼，快滾開！這是萬歲爺的寶貝，當心殺頭！”

然而關於禹爺的新聞，也和珍寶的入京一同多起來了。百姓的簷前，路旁的樹下，大家都在談他的故事；最多的是他怎樣夜裡化為黃熊，用嘴和爪子，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，以及怎樣請了天兵天將，捉住興風作浪的妖怪無支祁，鎮在龜山的腳下。皇上舜爺的事情，可是誰也不再提起了，至多，也不過談談丹朱太子的沒出息。

禹要回京的消息，原已傳布得很久了，每天總有一群人站在關口，看可有他的儀仗的到來。並沒有。然而消息卻愈傳愈緊，也好像愈真。一個半陰半晴的上午，他終於在百姓們的萬頭攢動之間，進了冀州的帝都了。前面並沒有儀仗，不過一大批乞丐似的似員。臨末是一個粗手粗腳的大漢，黑臉黃須，腿彎微曲，雙手捧著一片烏黑的尖頂的大石頭——舜爺所賜的“玄圭”，連聲說道“借光，借光，讓一讓，讓一讓”，從人叢中擠進皇宮裡去了。

百姓們就在宮門外歡呼，議論，聲音正好像浙水的濤聲一樣。

舜爺坐在龍位上，原已有了年紀，不免覺得疲勞，這時又似乎有些驚駭。禹一到，就連忙客氣的站起來，行過禮，皋陶先去應酬了幾句，舜才說道：

“你也講幾句好話我聽呀。”

“哼，我有什麼說呢？”禹簡截的回答道。“我就是想，每天孳孳！”

“什麼叫作‘孳孳’？”皋陶問。

“洪水滔天，”禹說，“浩浩懷山襄陵，下民都浸在水里。我走旱路坐車，走水路坐船，走泥路坐橇，走山路坐轎。到一座山，砍一通樹，和益倆給大家有飯吃，有肉吃。放田水入川，放川水入海，和稷倆給大家有難得的東西吃。東西不夠，就調有餘，補不足。搬家。大家這才靜下來了，各地方成了個樣子。”

“對啦對啦，這些話可真好！”皋陶稱贊道。

“唉！”禹說。“做皇帝要小心，安靜。對天有良心，天才會仍舊給你好處！”

舜爺歎一口氣，就託他管理國家大事，有意見當面講，不要背後說壞話。看見禹都答應了，又歎一口氣，道：“莫像丹朱的不聽話，只喜歡遊蕩，旱地上要撐船，在家裡又搗亂，弄得過不了日子，這我可真看的不順眼！”

“我討過老婆，四天就走，”禹回答說。“生了阿啟，也不當他兒子看。所以能夠治了水，分作五圈，簡直有五千里，計十二州，直到海邊，立了五個頭領，都很好。只是有苗可不行，你得留心點！”

“我的天下，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勞弄好的！”舜爺也稱贊道。

於是皋陶也和舜爺一同肅然起敬，低了頭；退朝之後，他就趕緊下一道特別的命令，叫百姓都要學禹的行為，倘不然，立刻就算是犯了罪。

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。但幸而禹爺自從回京以後，態度也改變一點了：吃喝不考究，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，是闊綽的；衣服很隨便，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，是要漂亮的。所以市面仍舊不很受影響，不多久，商人們就又說禹爺的行為真該學，皋爺的新法令也很不錯；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，鳳凰也飛來湊熱鬧了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